■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喜愛中國的日本作家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安倍這樣的傢伙做了首相，日本人民怎不多災多難。在日本國內，除了軍國主義少數派，大多數有良知的大和人民對他挑釁中國的言論無不反感，尤其是經歷過二次大戰的老一輩，哪有不知日本侵華是鐵一般的事實；上過戰場的，本身都是受害者，對新印教科書中的謊言，只有腹誹啞忍而已。

上世紀有良知的日本作家，都不會違背良心，而是忠於史實，為中國說過不少真心話，其中小說《北京》的作者阿部知二，就借他作品中的主人翁，強力表示對自己國家的暴行不滿；《人間的條件》作者五味川純平，以第一身東北勞務管理員的角色，看不過眼日本軍方殘酷對待中國礦工，便借文字大力鞭撻；《三十三年之夢》的作者宮崎滔天，還有感晚清的腐敗而協助孫中山投身國民革命；從日本作家對中國的感情，才看出大和民族的真正精神。奈何上世紀前葉和今日，本來熱愛和平的日本人民，總是不幸先後服膺軍國主義寃魂不息的首相，破壞他們本來美好的情操。

日本人民本性，最明顯從日本作家中反映出來，日本作家一旦愛上中國，便都全情投入，芥川龍之介早已為人熟知，井上靖沉迷中國歷史而到中國修佛寫下《敦煌》著作，對中國感情之濃固然可見一斑；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武田泰淳，深愛紅樓夢和中國當時現代文學家，還寫了《司馬遷》；中島敦一門三代專攻漢學，《山月記》小說中，借書中懷才不遇隱居森林變身虎怪的詩人李徵，託老友袁傪傳誦他的詩句，以下便是他其中一首為主角而寫的七言中國詩：

「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

自嘲變了虎怪後無法伸展才華而呻吟，果真深諳唐詩聊齋三昧。

擅作中國古詩最多的日本作家還有夏目漱石，其量多到已出專集，不是這幾百字短文所能引述呢。

冬季鐵道之旅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冬遊北海道，捨直航札幌而就大阪，是想順道一遂搭乘寢台列車「黃昏特急號」。

「黃昏特急號」列車由大阪出發，沿日本西部海岸北上，經歷二十二小時車程至札幌，沿途可以欣賞日本海的日落景色。惟列車車票難求，只能在出發日子前三十天的早上十時在售票櫃枱排隊購票，據知由於是全國性售票，通常在五分鐘內該日的所有位子便已售罄！雖然多方設法，還是無法求得一票，最後只能改訂內陸航班，由大阪來回札幌了，不說不知，內陸來回機票的價錢比「黃昏特急號」列車的單程車費還便宜一半呢！

坐不到「黃昏特急號」，無減冬遊北海道的興致，因為此行幸運地成功預訂了三段特別加開的北海道冬季列車，也可算是一趟冬季鐵道之旅。

北海道冬季有三部特殊列車，分別是流冰特急鄂霍次克之風號、流冰慢車號、SL冬季濕原號，三部列車分別在不同區間行駛，是冬日體驗北海道旅遊的最佳交通工具。

由層雲峽上川往網走，搭乘的是流冰特急鄂霍次克之風號，車程約三小時，列車上方開設的天窗，讓車內變得很明亮，可以盡情眺望雪白的大地。

流冰慢車號遊走於網走至知床斜里區間，車程僅一小時，乘坐此班火車可以欣賞流冰，透過寬廣的車窗向外遠眺，開闊的視野一望無際，當流冰接近海岸邊時，還可以從車窗眺望被流冰覆蓋的鄂霍次克海。

乘坐SL冬季濕原號蒸汽火車，由標茶開至釧路，車程約一小時十五分，沿途可以欣賞到釧路濕原的美景，在復古的車廂內不僅可以透過車窗眺望遠方的風景，還可以體驗烤魷魚、變身為列車員的新鮮經驗。

到日本旅行，如果時間允許，可以體驗一下當地的特色列車，讓旅程更加豐富。

■SL冬季濕原號。 網上圖片

《來自星星的你》

琴台客聚

孫浩浩

早前趕稿，無時間煲劇，但也風聞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大受歡迎，這個星期稍能喘息一下，才開始起步追看此劇。

老實講，我絕對不是韓劇迷，所認識的韓星亦有限，全智賢剛巧是我僅僅認識的幾名韓星之一。相隔十多年，跟《我的野蠻女友》相比，全智賢雖然已年過三十，但美麗依然，魅力仍在。Facebook上面，有網友把《我的野蠻女友》跟《來自星星的你》兩張劇照合併起來，上面寫着：「十二年前，全智賢用《我的野蠻女友》告訴大家，只要你長得美，地球上的男人任你欺負；十二年後，全智賢用《來自星星的你》告訴大家，只要你長得美，外星人也可以隨便欺負。」可想而知，全智賢令一眾男士的着迷程度。近年韓劇大熱，不只一次有人建議我們開拍類似韓劇的劇集，這些人既包括了一般普羅觀眾、網民，甚至連公司內部同事，也被韓劇所迷倒，建議製作這類劇集。

不過，對於要仿效韓劇，我自己稍有保留。第一，拍攝這類劇集的首要條件是要有靚仔靚女。香港電視圈中，試問有多少個演員是既長得美又真正懂得演戲的呢？單看每年的選美活動，選出來的一年比一年不盡如人意。昔日入大學的機會不多，想出人頭地並不容易，長得美的或會考慮加入演藝圈，期望殺出一條血路，所以會有劉嘉玲、張曼玉這類高質素的演員出現。但今時今日，教育水平提升了，長得美的不一定要入演藝行才有出路，而真正對演戲有濃厚興趣者，又未必一定是俊男美女。

除了靚人之外，靚景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來自星星的你》中兩位主角的居所，還有記得《浪漫滿屋》那個主景嗎？比香港一般的豪宅都要美輪美奐。過往港劇中的主角如想要間靚屋，一定會在廠內搭景，那就可以要幾靚有幾靚，要幾大有幾大，不過出來的效果，一般都欠缺質感，佈景板還隨時會搖晃。如今我們採用實景拍攝，但香港的樓價有多昂貴，大家都應該好清楚，要租一個又大又靚的地方來拍攝，人家收的錢會少嗎？還有一項支出，大家可能不知道，那就是置景費。不是所有租回來的場景，都可以完全吻合劇情需要，所謂置景就是把場景佈置成切合劇情所需。經驗所得，陳設愈多愈豐富，出來的效果就越美。大家記憶一下《來自星星的你》的兩位主角的大屋，能想像要用多少的置景費才能佈置出來嗎？

製作劇集時，資金及技術兩者都同樣重要，缺一不可。《來自星星的你》的片頭中，由古裝場景幻化成繁華都市，這特別的電腦效果，以我們目前投放在劇集上的資金及技術，都是無法追得上的。雖說每集有一百萬製作費，但實不相瞞，這一百萬其實包括了一切direct cost及indirect cost，說實在一點，所有劇組員工的薪金也包括在內，實質可動用的資金根本不足一百萬，就是老闆願意加碼，以目前電視台的技術，我們亦未能達至這種水準。

沒有靚人靚衫靚景，但若然從題材情節上入手仿效韓劇，還是可以的，只是我不願意這樣做。最近開始構思新劇，在度感情線的時候，有編劇提議仿效韓劇的男主角，既靚仔又痴情，可是卻遭到我反對，因為韓劇正正有靚人靚景靚衫，才能帶動觀眾進入童話世界，但如果我們各方面都無法配合得到，拍出來完全會是另一回事。而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種男主角的角色很不真實，自己根本不相信有這種人存在，又怎可能寫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角色出來呢！

百家廊

三世難修城腳下

王大慶

當年下放農村時，有些老農惋惜地對我們這些知青說：「你們這些城裡娃，怎麼想到來農村受苦呢？三世難修城腳下啊！」是啊，世世代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當時要想成為城裡人，簡直比登天還難。要不是響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我們這些城裡人怎麼可能到偏僻的鄉村扎根呢？當時農村和城市的差別太大，城裡人有計劃糧供應，有憑戶口本享受的計劃物資供應，可以安排工作拿固定工資生活，住房條件差的單位還可提供宿舍，等等。而這些農民都沒有。農民辛苦勞動一年，到頭來剔除糧草錢，所剩無幾。不少農民甚至填不飽肚皮。要想脫離缺衣少食陋房的農村生活，除非從小好好讀書，以後能考上大學，「金榜題名」後方能跳出農門。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知青大返城時，不少談了農村對象的知青情不得已做了「陳世美」，因為農村太苦了，一旦與農村姑娘結緣，生下孩子都是農村戶口（當時孩子戶口跟母親）。為了下一代不受苦，只有忍痛絕情。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戶籍制度有少許放鬆。一些縣城將「農轉非」的問題進入了市場化，明碼標價，只要花足夠的錢就可以把農村戶口變成居民戶口，但屬地方糧票，即只有當地承認。我所在企業有個農村戶口的臨時工，談了對象，男方父母出資一萬元將她轉為「城裡人」。這一萬元是當時職工年薪的3至4倍，但還是很值得。因為她雖放棄了農村土地，卻贏來了城市愛情，孩子戶口也落實到城裡，轉工時也劃去了「農民」二字，成為較有臉面的「合同制」。

時至今日，情況發生了逆轉。原來很緊俏很吃香的「農轉非」沒人感興趣了。相反「非轉農」變得時髦起來。一些當年的「農轉非」現在又開始動腦筋想辦法要把自己的城市戶口轉為農村戶口。為什麼呢？因為現在農民生活不比城裡人差，有些農村甚至超過了城市，因而要「非轉農」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身邊有不少在城裡務工的農民，談及在城裡安家，他們都搖搖頭。今年39歲的農民工小楊，在市區打拚也有10多年了，手上也積攢了一些錢，本想在市區買套房子，順帶把全家戶口也遷出來。可是現在，他再也沒有此念頭了。他說：「我覺得住在農村比城裡好，空氣新鮮，吃的是現摘的新鮮蔬菜，村公路一直修到家門口，交通方便，天天生活在天然氧吧裡，沒有什麼污染，合作醫療一年只要交30元，比城裡居民少交80(當地居民醫保個人繳110元），報銷比例卻一樣。」去年他孩子患病在醫院做手術，一共花了4萬多，一下就給報銷了近3萬。這在過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惦記着農村這麼多的好處，小楊放棄了在城裡安家的想法，將老家的房子裝修一新，準備長久在農村扎根了。在市區農貿市場擺攤的農民老吳給筆者介紹說，去年她家的糧食直補1畝地補償了50元，今年達到60元。其它還有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同時農業人口還能享受到許多城裡人享受不到的優惠政策和經濟待遇，除了普遍具有的土地承包、徵地補償、申請宅基地、生育第二胎等外，她們那裡一些集體經濟比較好的村，還能享受生活補助、教育補助、養老補助等一系列待遇。難怪她說「現在的政策向農村傾斜，給個城市戶口我都不換。」

還有一些從農村考上高校的大學生，也不想跳出「農門」將戶口遷到城市。家住城郊的珊珊，去年考上了南京大學。對於是否把農村戶口遷到南京，珊珊的態度是NO。珊珊笑着說，現在新農村建設愈搞愈好，戶口也跟着吃香，而且實際上遷不遷對畢業找工作以及談對象都沒有什麼影響。事實上，像珊珊這樣不遷戶口的農村學子不在少數。一位公安局的同志接受筆者採訪時說，近年來，當地所有鎮村的戶口遷移量都在大量減少，每年的大學新生中，選擇「農轉非」的人數僅在5%左右。尤其在一些經濟發達的鎮村，不遷戶口已成一種共識。最近看到國家統計局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等機構的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在過去20年間，「農轉非」比例僅增長不到8個百分點，戶籍轉變近乎停滯。

誠然，現在的農村確實有了巨變，一些老知青遇到我也感慨地說，早知這樣，當年就不回城了。寫到這裡，我不由想到當前推行的農村城鎮化，部分省市強行推行撤村併居，讓農民集中居住大樓房。可住上樓房不是農民自己的意思而是被逼的，還有一些地方為了規劃而大片佔用農民用地，耕地佔完就佔用農民住房，農民被趕到集中的樓房上，失去了久住的寬敞大房。農民被迫用自己的房子再添上十萬、二十萬元住上不想住的樓房，給種田和生活帶來不便。種地需用大量的農具，住上樓往哪兒放啊，就算能搬到樓上，天天往樓上搬農具也太麻煩了。還有養雞、養鴨、養豬等也很難安排。對農民來說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為什麼非要按城裡人的標準來生活呢？須知，「三世難修城腳下」已是老皇歷了。其實，農村城鎮化主要是讓農民生活得更好、更舒適、更方便。最重要的是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水平為最終目的。應着重在加強農村公共基礎設施上、完善各項社會保障上下功夫，城市化不等同於高樓大廈化，不應以農民失地、失房、失業為代價，不應以削弱農業基礎為代價。如果「一刀切」地進行撤村併居改造，不光剝奪了農民宅基地，造成農民利益的新一輪損失，還將帶來一系列生態環境與社會問題。農村城鎮化如何搞，最近中央召開的城鎮化工作會議已明確提出「城鎮化要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讓居民望山見水記得住鄉愁。」因而各地應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城鎮化會議精神，按照利國利民因地制宜的原則，符合於農民的意願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讓農村城鎮化走上更加健康更加和諧的發展道路。

■網上圖片

索契冬奧會

七嘴八舌

小臻

冬季奧運會因為規模較小和一些運動項目不是太普及的緣故，一直都被輕視，受市民及傳媒關注程度與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比有很大差別。今年索契冬奧會卻特別熱鬧及矚目，理由是俄羅斯隆重其事，因為有中國撐，有TVB的直播及轉播，讓香港觀眾對冬季奧運會有新的認識，大家都發現一些比賽項目原來是幾有趣、幾刺激、幾好睇呀！而且看完增加了不少知識。

睇索契冬奧會的速滑比賽實在令人心跳加速，看運動員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你會讚嘆，初次看冰壺比賽你會好奇，他們在搞甚麼東東？了解之後就覺得有趣。原來冰壺（Curling）又稱為「冰上溜石」，有時也稱為「冰球」，比賽上所用的「石壺」必須是一個由不含雲母的花崗岩打磨而成，並加上光油的圓球，它的球身稍呈扁狀，而且有柄，直徑二十九厘米、重量為十九點一公斤左右。冰壺起源於十六世紀的蘇格蘭，當時人們會於冬天時在冰凍的池塘濕地上玩一種推石球遊戲。在一九八零年成為了奧運上的一個認可體育運動，及後在長野冬季奧運中，男、女子的冰壺賽首度成為了正式的比賽項目。

比賽時共有五個運動員，一個為後備球員，其餘的四個分別是「主力」、「第二人」、「第三人」以及最重要的「隊長」。在賽事中，四位運動員中，其中一位運動員要穿上比賽專用的鞋，從起點線中把「石壺」推出時，其他的隊員要在「石壺」前以由鬃毛或麥稈製成的刷子協助「石壺」滑動，以令「石」到達圓心之內。而兩位以刷子協助「石壺」滑動的運動員在到了欄線（Tee line）上，需要讓「石壺」自行滑行。把對方的「石壺」擊走，「石壺」留在比賽場地的圓心中為勝。每局內各有兩次機會，雙方在「大本營」中「石壺」的數量，擁有距離中心點最近的「石壺」的一方獲勝，可得到一分。而一場冰壺比賽合共十局，最後總分高的一方獲勝。

冬奧的王者一定是德國、挪威、瑞士、俄羅斯這些長期冰雪生活的運動員；睇索契冬奧會才知原來中國冰雪健兒在冬奧會上也是不弱的，今年中國隊在短道速滑女子五百米比賽，李堅柔用冠軍為中國捍衛了該項目的冬奧「四連冠」。張虹實現了縈繞中國冰雪健兒十屆冬奧會、三十四年的速滑金牌夢。周洋奪短道速滑女子一千五百米金牌，成為該項目二零零二年進入冬奧會以來衛冕第一人。中國男子冰壺隊晉身四強席位，是重大突破。

從開幕式看俄羅斯為展示國家實力，根本就把冬季奧運會當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規格搞，不惜工本，場面非常豪華，加上在一向給人充滿神秘感的俄羅斯舉行這大型國際運動會已經令人覺得好奇和有賣 點，亦要多得TVB有心服務觀眾，因冬奧廣告收入很難同夏季奧運比，賺錢機會多少是難料的，所以如果沒有他們肯買回播映權，花人力物力製作，我們就沒有機會看到冬奧精彩的一面。其實許多項目觀眾看起來似是在表演多於比賽爭金牌，就算運動員沒有贏得獎牌，這些冰雪軍團在雪地上、冰場上的驚險的動作，優美的姿態，構成許許多多優美的鏡頭畫面，都很能感動觀眾。一件事的成功真是要大家共同付出，主辦單位的重視，參與者的配合，成果的推廣，讓訊息傳遞能給觀眾欣賞，這才完美，缺一不可，否則再好的東西沒有人知也是徒然。

感人的故事

隨想國

興國

我常常想起村上春樹說的話，那是他訪問完在日本地鐵沙林毒氣受害者的家屬後，得出的結論，他每次乘坐地鐵時，看到車廂的每個人，都會感覺到人人都有着深刻的人生。

我最喜歡看內地的綜藝節目，如今特別迷上中央電視第三台的《中國好歌曲》，因為除了那些一聽就會喜歡上的原創歌曲之外，這些默默耕耘的作曲作詞人，背後都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

那些故事，有的是藉着曲詞表達出來，有的是在和導師的問答中，不經意地說出。那些為創作歌曲而犧牲的時間，為了愛創作而一往直前的精神，都很有啟發性，很有勵志性。

我相信幕後的工作人員，為了挖掘這些感動人心的故事，花了不少功夫去追尋這些深刻的人生。

難怪最近來我任教學校演講的導演王晶說，現在內地的綜藝節目做得出色之極。因為在綜藝節目裡，我們除了聽到動聽的歌曲之外，更聽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反觀香港電視的綜藝節目，除了聽聽歌，胡鬧歡笑一番之外，別無感動。更別說賺人熱淚的人生感懷了。

世上有那麼多感人的故事，而香港的節目製作人，為什麼不花些心思去尋找呢？每個人都有着深刻的人生，怎樣去發掘，內地的綜藝節目製作人，就比香港強多了。難道香港市民只要笑鬧一番就心滿意足了？難道香港市民不需要感人的故事？只需要那些虛幻的愛情故事以及笑鬧一番而已？

死得有尊嚴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在傳統文化中，「死亡」曾是個令人避忌的事和詞，家中有親人逝世，一年內不會到訪別人家，更別說恭賀人家的喜事。在落後的農村，哪家有人逝世時，鄰居更避得老遠。

然而，死亡卻是人生的自然規律，無論你是偉人或小人，生老病死，都無法避免。社會在進步，觀念在更新，在當代文明中，人除了要有生存權利外，也要有活得有尊嚴的權利，包括滿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演進至今，連死亡也要有選擇權。

活得快樂精彩、死得安詳從容是很多人追求的境界，但沒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十一年前的歌星梅艷芳是一位死得精彩的例子，她的告別演唱會為自己的生命寫下完美的結局；但前年底逝世的鄧紹斌（斌仔）卻要在病床上忍受二十一年的痛苦，這位大學生於排練畢業禮表演時不慎跌傷，背部頸椎關節斷裂，導致頸部以下癱瘓，無法言語。他曾兩度去信時任特首董建華，表示希望「有尊嚴地結束生命」，令人熱議一時。

時至今日，全球已有不少國家通過安樂死法案，令一些在醫學上已被判斷無法醫治的病人或傷者自我選擇提早結束生命，既擺脫個人痛苦的煎熬，也減輕親人因照顧自己的疲勞，這是一個追求生命尊嚴者要為社會或家人做的最後一點事。

而最新的例子是，比利時國會眾議院日前以八十六票贊成、四十四票反對、十二票棄權，大比數通過法案，允許患有不治之症的兒童有權提出要求安樂死。報道說，公眾席上一名男子即時以法語大罵立法者為「殺人犯」。

這個全球首宗撤除年齡限制的安樂死法案惹爭議之處是，人們擔心未成年的孩子未必真正理解死亡的含意，更擔心被不良父母濫用，為個人解脫而推卸責任。樂觀者更認為，活着本身就是一種希望，乃至有機會創造奇跡，世界上也的確有不少頑強生活下去的身體缺陷者。

任何新立的法案都有利弊，包括導致有人輕視生命，動輒自盡，這需要加強生命和死亡教育，並要謹慎執行和嚴格監督。死亡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從佛教看，是重生的契機；從善終服務到安樂死，是人類文明的另一次進化。